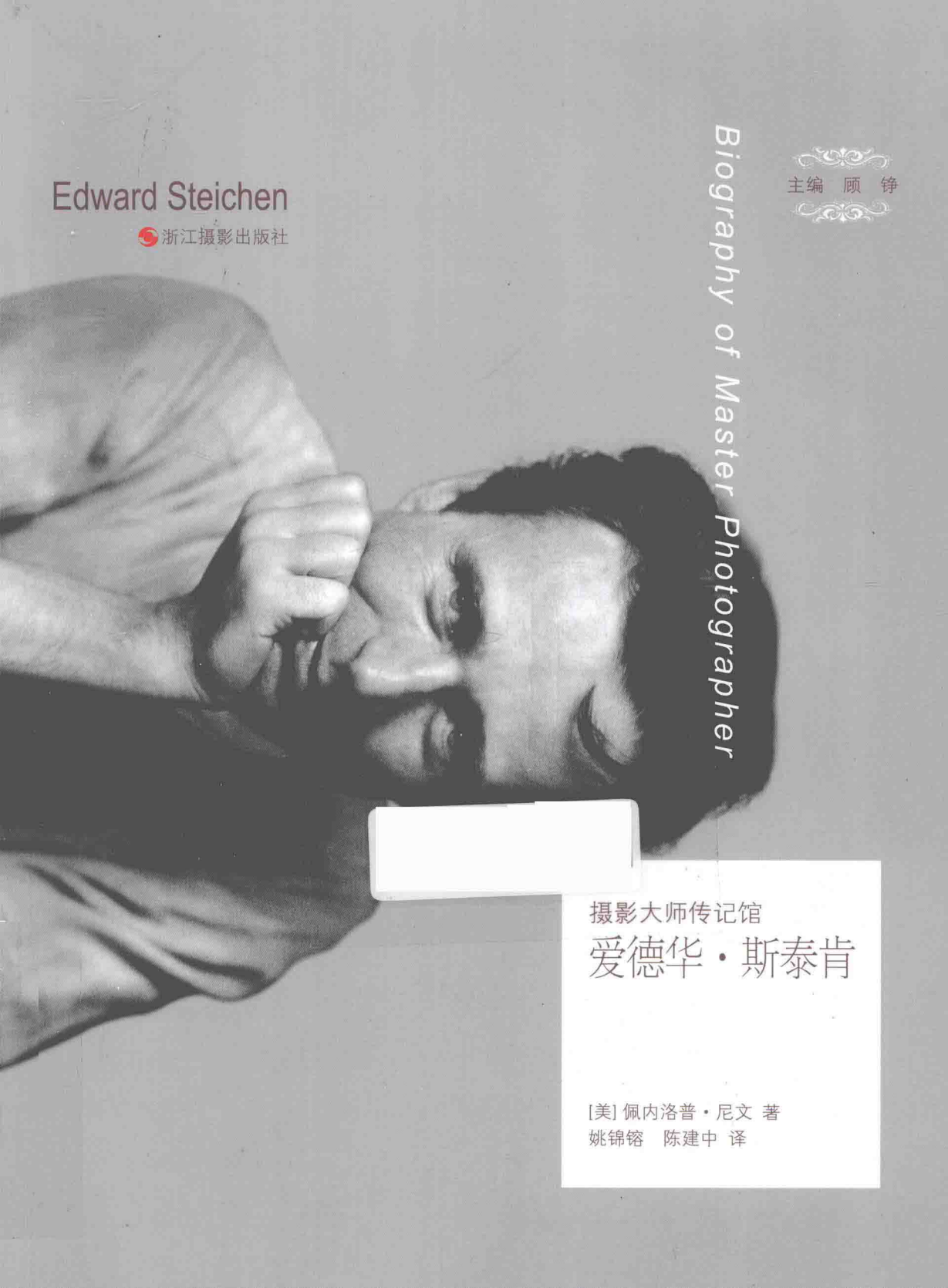




Edward Steichen

浙江摄影出版社

主编 顾 铮

Biography of Master Photographer

摄影大师传记馆

爱德华·斯泰肯

[美] 佩内洛普·尼文 著
姚锦镕 陈建中 译



摄影大师传记馆
爱德华·斯泰肯

主编 顾 铮

[美] 佩内洛普·尼文 著
姚锦镕 陈建中 译



丛书主编 顾 铮
责任编辑 程 禾
装帧设计 任惠安
责任校对 王 莉
责任印制 朱圣学

STEICHEN: A Biography

Copyright © 1997 by Penelope Nive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Zhejiang Photograph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Barbara Horgenson Agency, Inc.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1-2008-50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德华·斯泰肯 / (美) 尼文 (Niven, P.) 著; 姚锦镛, 陈建中译.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5.5
(摄影大师传记馆)

ISBN 978-7-5514-0981-0

I. ①爱… II. ①尼… ②姚… ③陈… III. ①斯泰肯
(1879~1973) — 摄影艺术 — 研究 IV. ①J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3915号

摄影大师传记馆
爱德华·斯泰肯

[美] 佩内洛普·尼文 著
姚锦镛 陈建中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9646 85159574 85170614

网址：www.photo.zjcb.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6.25 插页：16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0981-0

定价：46.00元

总序

顾 铮

不久前,与浙江摄影出版社蒋恒社长谈起,作为摄影出版文化品种之一,世界摄影家传记值得引进,并推介给国内广大摄影爱好者与各界人士。事过不久,丛书责编就与我联系,告知社里已经决定开发这套世界摄影家传记书系。

于是,我从本人收藏的几十本外国多家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摄影家传记中,先行挑选已经在国内摄影爱好者与读者中有了一定认知度的十多位摄影家的传记读本,提供给出版社选择并联系接洽中文版权。同时,我与出版社也开始寻找合适的译者。这一过程当然会有一些曲折,但总体上进展顺利,现在已经有八本世界摄影家传记的翻译版权已经落实,第一期先推出其中三本。

这套丛书已经洽谈版权并投入翻译的共有八本,涉及八位彪炳摄影史册的世界摄影大师,他们是:安塞尔·亚当斯(美国)、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法国)、比尔·布兰特(英国)、欧文·布鲁门菲尔德(美籍德国人)、拉兹洛·莫霍利-纳吉(美籍匈牙利人)、爱德华·斯泰肯(美国)、沃克·埃文斯(美国)、优素福·卡什(加拿大)。

这些外国摄影家的创作所涉及的摄影题材和样式包括了风景摄影(亚当斯)、报道摄影(卡蒂埃-布勒松、布兰特)、商业摄影(布鲁门菲尔德)、肖像摄影(斯泰肯、卡什等)、艺术摄影与先锋实验摄影(埃文斯、莫霍利-纳吉)、人体摄影(布兰特)等几乎所有的摄影门类。当然,这里所作的归类并不严格,有的摄影家的摄影实践并不只是固定于一种样式,而是跨越了多种样式,如美国摄影家斯泰肯,既是画意摄影的先驱,也是美国商业摄影最早的弄潮儿;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战事报道摄影的组织者,也是在美国艺术体制中逐步确立现代摄影地位的实际运作者之一。从摄影家的国别看,丛书也包括了欧美各国摄影家,读者可以通过他们的生活与艺术实践了解他们当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与摄影状况。其中有些人因为战争与政治的原因而多有迁徙,国籍有变,其人生经历本身就足以成书,更不要说再加上其摄影艺术上的赫赫成就。而从传记的写作

形式看,既有“一本正经”地按照西方传记格式写作的“正传”(如卡蒂埃-布勒松),也有由摄影家本人撰写的妙趣横生的“自传”(如布鲁门菲尔德),更有严格按照学术要求撰写的学术指向强烈的“评传”(如莫霍利-纳吉)。因此可以说,这批摄影家传记的内容与形式之丰富,实为了解世界摄影史的最佳补充读物,也为我们今后如何撰写这方面的传记提供了标高与范本。

长期以来,国内的摄影读者(至少包括了摄影爱好者、专业摄影工作者、视觉艺术工作者等)对于世界摄影史的了解大多停留于阅读简单通史型读物的状态,无法更深入细致地了解国外更新的研究成果,而基础性的可供参考的相关材料几近于无。世界摄影家的中文传记读物,更是寥寥无几,印象中仅有两本中译的罗伯特·卡帕传记。因此,虽然目前也有一些“文化人”想写些与摄影有关的文章,但因为他们所知的有关世界摄影家的“故事”、“逸事”太少,因此,难以涉笔成趣,更遑论敷衍开去。而在摄影教学(可能与摄影史教学关系更大吧)中,相关内容如果没有摄影人物的详尽的创作与人生经历作“引子”与“诱饵”,也会流于空泛。而对于这些摄影大师(可惜传记往往只以大师为写作对象)的创作甘苦,阅读他们的传记不失为一种领悟方式。所谓的摄影史教养,其实也与此种种与摄影有关的历史细节有关。相信这套世界摄影家传记丛书的引进和出版,对于这种状况的改善会有所帮助,同时也会带动中国摄影家传记写作的繁荣。

希望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套传记丛书,把本来相对平面的、甚至是干巴巴辞条式叙述的摄影家“标签”,转化为立体的、血肉丰满的生动形象,并进一步加深对于世界摄影史的理解,培养对于摄影史的兴趣。当然,在现有这八本传记的基础上,还要精益求精,争取引进更多、更好的世界摄影大师传记读物与读者见面。感谢丛书各位译者的辛勤工作,感谢浙江摄影出版社蒋恒社长及丛书各位编辑的努力。

2009年3月

序

在北卡罗来纳的弗拉特洛克(Flat Rock),在康内马拉(Connemara),即卡尔·桑德伯格之家,我花了数周时间,找回桑德伯格放在霉迹斑斑的纸板箱里的一捆捆书信和文献资料。夏季的一天,我在一纸板箱里,掏出一封字迹模糊难辨的书信,涂抹在信页上的细长字母和用不流畅的笔划过的词,以及处处出现的怪异拼写和标点符号,引起我的好奇。信是爱德华·斯泰肯写给桑德伯格夫妇的,细细读来,这位神秘艺术家的精神气质和幽默天性跃然纸上。我当即认定,自己有朝一日定会把斯泰肯非同寻常的艺术生涯写下来。

自1908年桑德伯格与斯泰肯的妹妹结婚以来,桑德伯格与斯泰肯亲密无间,情同手足。这三人的个人生活 and 艺术经历相互交叉,彼此分别以爱德(Ed)、宝拉和卡尔相称,共同在一个人生的中心舞台上演出。在撰写桑德伯格的传记期间,我翻阅了他存世的所有书信,仔细参看了他保存在康内马拉、各博物馆和家庭里的照片,以及做了差不多300次对桑德伯格家人的采访,因而同时对斯泰肯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在桑德伯格三个女儿眼中,斯泰肯是位可亲的爱德舅舅。小时候,他为她仨拍照片,讲恐怖故事,给她们写亲切的信,与她们共苦乐。而在认识他的许多女性看来,他风度翩翩,极富浪漫色彩,却又是个难以捉摸的男子。有些与他共过事的人认为,他是位富有个性且要求严格的“工头”,不惜一切追求完美。在我采访过的记者和文化界的人士看来,他是位人道主义者,也是位幻想家。在冷战期间和麦卡锡(McCarthy)时代,他举办了称之为“人类家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摄影展。

斯泰肯除了在绘画、摄影和通讯报道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之外,他在国内和国际纷乱事件中,也经历过浪漫而复杂的人生。他的摄影作品是三次战争、动荡的20年代、大萧条、冷战时代的人类经历的写照。20世纪初,他在巴黎期间,作为一名年轻的先锋派艺术家,他拥戴欧洲的艺术大师如罗丹(Rodin)、马蒂斯(Matisse)和毕加索(Picasso)的作品,并在其1905年与施蒂格利茨一起创建的摄影决裂者小画廊里把他们介绍给了美国观众。他也慷慨无私地提携美国画家,其中就有约翰·马林(John

Marin)、阿尔弗雷德·莫勒(Alfred Maurer)、马克斯·威伯(Max Weber)和阿瑟·卡尔斯(Arthur Carles)。

斯泰肯 25 岁时已誉满欧美两洲,30 岁时仍孜孜矻矻,不断创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摄影艺术作品成为军事航空侦察摄影中的武器,在他 40 岁时,一举成了战争英雄人物。他成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利场》和《时尚》两杂志的首席摄影师,创作出美国人在这两个多变的十年生活中的不朽图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他 66 岁高龄时,作为海军战争摄影团体的首要人物,他再次成了英雄。此后他手中的照相机成了捍卫和平的有力工具。

斯泰肯不单是位艺术家,而且也是位科学家。从 1908 年起,他在法国沃兰吉自家的园子里,后来在康涅狄格州自家农场的田野里,培植出翠雀、玫瑰、罂粟等花卉,成为了一名技术高超的遗传学家。他在公共生活方面,具有领袖人物那种超凡的魅力和艳丽火热的色彩,而私生活也呈现出绚丽喧闹的情趣。

多亏斯泰肯孙女弗朗西斯卡·卡尔德隆-斯泰肯 (Francesca Calderone-Steichen) 的慷慨大度,我得以收集到斯泰肯几位女儿的全部文献,她们是玛丽·斯泰肯·卡尔德隆医生(Dr. Mary Steichen Caldron)、凯特·罗丹娜·斯泰肯(Kate Rodina Steichen)。我一度以桑德伯格,现在又以斯泰肯的眼光,全面探讨过莉莲·斯泰肯·桑德伯格的文献,玛格丽特·桑德伯格(Margaret Sandburg)和海尔加·桑德伯格(Helga Sandburg)的藏品,以及斯泰肯双亲约翰·彼得(John Peter)和玛丽·斯泰肯(Mary Steichen)的文书。我有幸拜读过耶鲁大学图书馆里的珍稀藏书和手稿,得以有机会研究克拉拉·史密斯·斯泰肯(Clara Smith Steichen)的书信和手稿。这些机密而极有价值的文件,出自施蒂格利茨第一任妻子之手,长期以来经乔治亚·奥基夫 (Georgia O'Keeffe) 封存,到 1995 年夏,我开始在耶鲁大学做研究员前的数星期,才得以对学者开放。

1991 年,我的《卡尔·桑德伯格传》出版后,桑德伯格的女儿玛格丽特和海尔加鼓励我撰写她们舅舅的生平传记。

斯泰肯的大女儿玛丽·斯泰肯·卡尔德隆也鼓励我。她和妹妹凯特·罗丹娜·斯泰肯(她俩都是斯泰肯第一任妻子克拉拉所生的女儿),曾对我对桑德伯格和斯泰肯的研究工作给过莫大的帮助。凯特现已亡故,但在1992年11月我收到玛丽一封信,她感谢我对她姑父卡尔·桑德伯格“深刻而精到的描绘”,问我为什么不去撰写她父亲的事迹。她在信中写道:“我定能给予全力帮助。”

与自己孙女玛丽同名的玛丽·肯普·斯泰肯(Mary Kemp Steichen)是位慷慨大度的女子——她的美德传给了自己的子女、孙女和曾孙女。所以本传记得以引用玛丽和她女儿弗朗西斯卡及斯泰肯的外甥女玛格丽特·珍妮特和海尔加·桑德伯格提供的大量回忆录、文书资料和信件就不足为奇了。斯泰肯和桑德伯格两家人出手大方,没有向我索取任何回报,只要求我引用得真实,别无他求。

说到家庭照片,那是对本书,广而言之,也是对感兴趣的读者的一大馈赠。这都是弗朗西斯卡·卡尔德隆-斯泰肯和她的丈夫乔尔·斯塔默(Joel Stahmer)、卡尔·桑德伯格和莉莲·斯泰肯·桑德伯格的女儿海尔加·桑德伯格·克赖尔(Helga Sandburg Crile)及已故的玛格丽特·桑德伯格,他们慷慨地把卷宗档案和家庭相册悉数为我开放,借给我200多幅斯泰肯和他们家庭及朋友的照片,许多都是私密的,秘不示人的,也从未公开出版过。

斯泰肯的第三任妻子乔安娜·陶布·斯泰肯(Joanna Taub Steichen)慷慨地允许我复印一些斯泰肯拍摄的艺术照,供本书专版使用。这些照片反映了斯泰肯的家庭生活,使我们通过照相机看到在特定时刻的斯泰肯的真实面貌。我非常感谢斯泰肯夫人把照片奉献给本书,因为这些照片将引起广大读者及斯泰肯生活、创作的研究者和诠释者们的极大兴趣。

若是哪位读者想对斯泰肯非同寻常的照片作全面了解,请参看两本书:首先是乔安娜·斯泰肯2000年出版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斯泰肯的遗产:摄影作品,1895—1973》。这本影集含有288幅双色和三色套印的照片,也有32幅是全套套印

的,这是一本可以对斯泰肯照片作全面性了解的专集。书中附有斯泰肯夫人有关她与摄影者一起生活的回忆录。另一本书是托德·布兰多(Todd Brandow)和威廉·A·尤因(William A. Ewing)合著的,2007年出版的非常有价值的《爱德华·斯泰肯:摄影生涯》。此书含有243幅印刷精美的照片及对斯泰肯生活和创作持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和详尽的年表。(对斯泰肯的时装和名人照感兴趣的读者还可参看托德·布兰多和威廉·A·尤因合著的《爱德华·斯泰肯:非常时尚的人,孔代纳斯特年代,1923—1937》。)这两本非同寻常的书是为配合2007—2009年第一次举办的斯泰肯身后作品回顾展而出版的。

许多年来,摄影家不管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已拍下许多斯泰肯的英俊面容和种种神态。我跑遍世界各地,搜寻这些影像,以及他自己所写的,或有关他的书信、文档资料。我搜集这些宝贵的资料和回忆录,意在为第一次全面介绍斯泰肯生平的文字打下坚实的材料基础。由于比起功成名就的成熟期,成名的年代更为人所称道,所以我更重视艺术家年轻崭露头角时的年代,而不是年长完全定型后的时期。我无意对斯泰肯的创作活动妄加评论,因为我首先意识到自己还没有那个资格,倒不如让文本自身来说话吧。

目 录

总序	001
序	001
第一章 自由的土地(1854-1889)	001
第二章 母亲掌舵(1889-1895)	006
第三章 最挑剔的客户(1895-1898)	011
第四章 探索新事物(1898-1900)	020
第五章 探路者(1900)	026
第六章 名人们(1901)	035
第七章 信赖眼睛(1901-1902)	042
第八章 现代派潮流(1902)	049
第九章 真正的决裂者(1902-1903)	055
第十章 制订拯救计划(1904-1905)	062
第十一章 291(1905-1907)	071
第十二章 巴黎年轻的美国人(1907)	078
第十三章 彩色狂(1907-1908)	088
第十四章 创始人(1908)	095
第十五章 沃兰吉(1908-1909)	103
第十六章 新福音(1909)	109
第十七章 丹东(1910)	113
第十八章 真正的友谊,真正的艺术(1910-1912)	120
第十九章 现代艺术的漩涡(1912-1913)	130
第二十章 战略撤离(1913-1914)	138
第二十一章 智愚论坛(1914-1915)	149

第二十二章	青鸟之死(1916)	156
第二十三章	航空侦察摄影术(1916-1918)	163
第二十四章	劳燕分飞(1919-1922)	171
第二十五章	火的誓言(1922-1924)	178
第二十六章	画意摄影的新革命(1924-1928)	185
第二十七章	新视野(1929-1934)	193
第二十八章	破除陈规旧律(1935-1939)	199
第二十九章	战争的真实图像(1939-1943)	204
第三十章	全球性语言(1943-1946)	210
第三十一章	“人类家园”(1947-1955)	214
第三十二章	最后的“学艺”期(1955-1959)	223
第三十三章	巨人都很孤独(1959-1973)	233
尾声		245

第一章 | 自由的土地(1854—1889)

在卢森堡大公国,26岁的让-皮埃尔(Jean-Piere)爱上了一位来自蒙德康热(Mondercange)一个农民家庭的活泼可爱的女孩——玛丽(Marie)。高高瘦瘦的他,无论在能力上还是精力上都不及长他5个月的玛丽。玛丽楚楚动人,有着一副高挑的身材,一双闪亮和充满智慧的蓝眼睛。像她的日耳曼农民祖先一样,她有着坚韧的体力和承受漫长艰苦劳作的能力。让-皮埃尔比较内向,焦躁不安,被家里的女人们宠着,有时候还爱发脾气。玛丽相信,因为他是个“病孩,所以他也许会早死”,所以她要靠自己强壮的体魄来照顾他。他聪明执著,英俊潇洒,他是斯泰肯,一个地主的儿子,这恰是对一个农民女儿的吸引力。

1878年2月26日,他们在蒙德康热的一个天主教堂里举行了婚礼。结婚时,他们得到了一份不大的遗产,让-皮埃尔和他的新娘马上把它投资在一个小的服装生意上,但生意不久就破产了。从他们结婚那天起,玛丽就成了家里的主心骨,所以她理所当然地要为这第一次失败负责。此后,让-皮埃尔开始做他可以找得到的唯一工作——在一个邻近的伯爵家里做管家。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帮助伯爵不让嗜酒的儿子喝酒。

让-皮埃尔和马丽的第一个孩子于1879年3月27日出生,取名为爱德华·让·斯泰肯(Eduard Jean Steichen)。

从自己孤独的童年开始,让-皮埃尔就特别希望有一幢自己的房子和一块地,因为他钟爱园艺。现在,他有了妻子和儿子,他的这一愿望变得更加强烈。晚上,当他们三个挤在亲戚家的小房间里,让-皮埃尔和玛丽就开始担心起他们的未来。面对在卢森堡可能永远也不会拥有自己家业的现实,这个年轻人和19世纪许多欧洲人一样,把移民去美国看成是获得美好生活的唯一途径。他妻子也一直是充满梦想和冒险精神的人,她不但赞成这个计划,而且要让他的儿子在美利坚合众国长大,因为她听说,那是一个充满了无限自由、平等和机会的国家。

在爱德华·斯泰肯1岁的时候,让-皮埃尔和玛丽·斯泰肯决定闯荡美国。让-皮埃尔先去打前站,为母子俩在新大陆建个“窝”。夫妇俩把所有家什装了十几个箱子,包括斯泰肯家祖传的手工编织的厚床单、枕套和其他床上用品。1880年的某一天,让-皮埃尔出发去勒阿弗尔,然后在那里登船,坐统舱去了纽约。

让-皮埃尔选择了芝加哥作为他的目的地。当时,新芝加哥已经布满了新移民聚居的贫民窟。在那里,熟悉的语言有助于他们克服思乡情结和面对这个陌生且充满艰辛的新城市所产生的恐惧情绪。如果有什么活可干的话,那也是一些包装厂、铁路运货场、收割机工厂和一些邻近的血汗工场的苦力活。因此,要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并不容易,他们的收入常常微不足道,除去日常开销后就再无力支付房租,哪怕是最便宜的宿舍。许多移民家庭不得不选择挤住在那些民族聚居的平民区里,在经济和语言习惯上与芝加哥主流社会相隔离,当然也就与他们寻求的“美国”相隔离。这不是一个理想国度,这实际上是一个充满了暴力和动荡的城市。

让-皮埃尔在一个廉价的宿舍里租了一间房,每天都外出和大批苦寻工作的人一起碰运气。但是让-皮埃尔很快就泄气了。

6个月之后他找寻工作的希望落空了,身体也开始支持不住。玛丽在他迟到的来信中意识到了什么,她痛苦地等待了几个星期,最后决定亲自出马。

玛丽·肯普·斯泰肯抱着儿子,走过爱丽丝岛谜一般的道道关卡。她很快就找到了可以用德语和法语以及一些卢森堡方言和比利时语进行交谈的人们。因为让-皮埃尔的最后几封信都发自芝加哥,所以她要在那里寻找他,她不能在纽约耽搁一分钟。

玛丽终于找到了她丈夫居住的那个房间,他已是瘦骨嶙峋,垂头丧气,几乎身无分文。女房东已经从他仔细打点好的行囊里仔细清点过所有用品,以抵充他所欠的房租。

玛丽发誓要改变这种来到这个新世界的失误。一天,她听说在密歇根州汉考克的铜矿上可以找到工作。她已经找到了纽约和芝加哥,也找到了她那住在棚户区的丈夫,她坚信一定也能找到那个汉考克。玛丽付清了剩余的房租,重新把行李中缺损的东西补齐,带着她的丈夫和儿子直奔密歇根州的北端,决定要在那里建一个自己的家。

让-皮埃尔、玛丽和年幼的爱德华·斯泰肯经过了整整两天的舟车劳顿,最终到达了密歇根州的汉考克,一个坐落在铜矿之州的心脏——基威诺县的正在蓬勃成长中的村庄。

他们在昆西街一家店铺的楼上租下了两间便宜的房间,让-皮埃尔很快在汉考克的矿上找到了工作。玛丽也在约瑟夫·A·沃丁家族的商店里找到了一份工作。玛丽有时带着爱德华去上班,有时就把孩子交给一户新认识的邻居照顾,而她有时也帮忙照料那家的孩子们。

1883年5月1日,第二个孩子降生在斯泰肯家里,是个女儿,他们给她起名莉莲。现在有了两个孩子,玛丽越发觉得难于每天都离家去沃丁的店里做10小时的工。她发现,由于大多数商业都只是为矿工服务,所以镇上非常需要一个为日益增长的妇女人口制作衣服的人。虽然她在自己的家乡尝试过服装生意,但她从来没有制作过一件衣服,玛丽还是靠自己善于变通的自

信开始了新的行当。她把自己的一件衣服拆了,然后设计了一个新款式又改制了一件新的,然后马上打出广告:“裁缝玛丽·肯普·斯泰肯开始接活了。”

她的第一个客户是个意大利新娘,新娘要做一件婚纱,而后她对玛丽做的婚纱非常满意,于是又把她介绍给了其他客户。玛丽很快扩大了业务,她的朋友圈也随之扩展。她的豪爽和活力以及带有亲和力的微笑和机敏使她很快成了女人们信得过的好朋友,大家都愿意向她倾诉自己的麻烦事和秘密,当然也把她们的制衣活都交给了她。

然而,此时让-皮埃尔的健康却令人不安地恶化了。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呼吸困难,无故地发烧和体虚,因此玛丽决定不让他再下矿了。她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好朋友玛丽·朵歇·沃丁(Mary Dorschey Wertin),沃丁是她工作过的那家商店的一位资深合伙人的妻子。通过富有同情心的沃丁家族,玛丽终于为让-皮埃尔在约瑟夫·A·沃丁家族的商店谋得了一个比较保险的职位——做一个小职员。就像在芝加哥救了他,玛丽又在汉考克拯救了让-皮埃尔。

玛丽无论在体力上还是智力上都要比她丈夫出色,也更能够适应在这个新世界的艰苦奋斗。她希望为自己的两个孩子建立一种美好的生活,她承担起了全家生活的重任,全身心地把自己投入到谋生拼搏中。随着她的服装制作业不断地成熟起来,玛丽决定把注意力转向另一个很有前途的行当——为她的客户们制作与她们的服装相搭配的帽子。

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也就是在1873年到1884年的恐慌期之间,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全国性经济繁荣期,这主要得益于结构重建的结束、铁路的扩展和造船业的兴起,汉考克的居民们也因此很快有了比较高的收入和比较富裕的闲暇时间来充实他们的社交生活。所以玛丽算计着这些女人们都会需要定做新帽子去配她们的社交服。

她发现做服装需要技巧,而做帽子却是她的一种天赋,她特别喜欢设计帽子。她商人的技巧也在不断地成熟,很快她就有能力租下昆西街321号的一个公寓,那是一个不大的两层楼木结构房子,楼下成了她的女帽作坊。她在汉考克的《西北采矿报》上和镇上的一些服装店及百货店刊登她的广告,她也在自己作坊的窗户里摆上极富装饰性的帽子来吸引更多的顾客。

玛丽的女儿后来写道,玛丽出生于一个“充满中世纪神教的卢森堡农民家庭,在宗教的朝圣和游行中长大”,于是她很快就成了圣安教会最活跃的教堂服务人员之一。在这个教堂里,她那有着一对明亮大眼睛的小女儿受洗为莉莲·安娜·玛丽亚·伊丽莎白·玛格达莱妮·斯泰肯。玛丽一直都是家里的精神启蒙者,“一个真正的信徒”。

现在,让-皮埃尔已远离了矿井,人也变得强壮起来,也开始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做的事:培育一个园艺圃。他们公寓的后面有一块空地正好可以做一块园艺圃,这也是让-皮埃尔的一大乐事。他或许会粗鲁和不耐烦地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傲慢地对待邻居,但昆西街的园艺圃却给了他快乐和宁静,好像他的触摸就会给生活带来奇迹。他种植的蔬菜不仅可以供全家食用,多余的还可以卖掉来补贴家用。他让年幼的爱德华提着大篮子挨家挨户地销售斯泰肯家种的西洋菜、卷心菜、胡萝卜和刀豆。事实上,孩子们与父亲相处得最愉快的

时光就是在园艺圃里。许多孩子都讨厌园艺的辛苦和肮脏,而爱德华和莉莲却把它看成是一种永不乏味的玩耍,一个与父亲一起共度时光的机会。

他们的母亲像他们的父亲教他们园艺一样,对他们的教育也满怀热情。她和她丈夫已经掌握了足够好的英文来应付日常的生计,但他们还是发现英文是一种奇怪而难以掌握的语言。玛丽坚信她的孩子们应该可以受到她为他们选择的最好的教育,但她担心这样的教育无法在密歇根州的汉考克找到。底特律和苏必利尔湖铜业公司在汉考克建了一所工会学校,向镇上所有的孩子提供教育机会。天主教和路德教的教会也开办了他们自己的学校。汉考克的男孩们都可以上学直到12岁,之后,大多数的男孩们就去下矿了。

爱德华是一个精力充沛、充满好奇的男孩,有着用不完的力气。1886年在他快7岁时拍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他留着一头梳理整齐的短发,双眼炯炯有神地盯视着照相机。他穿着一件裁剪合体的外套,脖子上戴了一个白色的领结。斜倚着他的是他妹妹,她还不到3岁,深色的头发仔细地卷曲过,白色的裙装与照片背景融为一体,就好像她自己常常笼罩在哥哥光芒的投影中那样。兄妹俩在童年时就结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他们都很坚强活泼,也非常聪明。他们俩极为相似的长相很容易使人误认为是双胞胎,而兄妹俩的确有着相同的气质。莉莲很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和母亲一起呆在母亲的作坊里。而爱德华只要不去圣安天主教学校上课,不为母亲去买东西或和父亲一起在园圃工作,或者不在镇上兜售自家的农产品,他就可以在汉考克满是车辙的大街上自由自在地玩耍。他的玩伴们都是移民和美国出生的矿工们的孩子,所以他从小就找到了自信和大街上的游戏规则,这培养了他的独立性。

到了1887年,作为对这个新国家效忠的一种表示,让-皮埃尔和玛丽·斯泰肯像其他移民一样把他们的名字变得英语化,所以在1887年汉考克的市政录里记载着约瑟夫·沃丁家族商店职员约翰·P·斯泰肯,但对于这个家的主要挣钱人却没提及,现在她成了玛丽·肯普·斯泰肯。由于对汉考克的日常生活不太满意,女主人开始为孩子们的未来盘算。虽然莉莲还只有4岁,离上学还有几年,但爱德华可是迫在眉睫。

在与心怀猜疑的丈夫一番争论之后,她决定把爱德华送去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郊外圣佛罗西斯的匹奥努努学院和天主教师范学校。她儿子将坐275英里的火车在汉考克和密尔沃基市之间来回,这是大概8小时的旅程,平时他就寄宿在学校,由神父们照顾。她在送儿子上路时虽感到有点后悔,但她知道这是她想让儿子受教育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于是在1888年的一天,爱德华·斯泰肯向他的家人道别,登上了去密尔沃基的火车,他身上别了一个小牌,标明了他要去的目的地和将来要接他的匹奥努努学院神父的名字。

玛丽收到一封匹奥努努学院神父的信,信里表扬她儿子的绘画作业很出色,并告诉她爱德华具备了艺术上的天分,玛丽为之兴奋不已。现在她决定也要让莉莲受到最好的教育,因此她开始梦想把家搬离汉考克,或许搬去密尔沃基,这样他们就可以离爱德华和他出色的新学校近一点。在那里,她儿子也可以继续发展由匹奥努努学院神父发掘出的艺术天赋;在那里,他们还

可以为莉莲找到好学校,虽然她还不到上学的年龄,但她像她哥哥一样对什么事都已充满好奇;在那里,他们也可以最终生活在他们美好的理想中。

决定已做,玛丽·斯泰肯就开始一丝不苟地着手准备起来。到1889年,她已有了足够的钱来实施他们的新计划。当时,爱德华10岁,莉莲6岁,他们全家离开了汉考克,搬去了密尔沃基,寻求理想的未来。孩子们的母亲坚信,他们在那里将会有有一个更好的机遇。

第二章 | 母亲掌舵(1889—1895)

玛丽·斯泰肯舍弃了汉考克粗陋的生活和环境,选择了密尔沃基更积极的生活和未来。玛丽一直坚持认为他们的儿女是第一位的。所以爱德华·斯泰肯称他母亲在他的生命中起了“指导和激发性的影响”,“一直是一股激励和鞭策的力量。从我孩提时代起,她就用她的坚强和毅力,她充满热忱的理想主义和对人性的理解感染着我。”

斯泰肯一家很快就在北三街和核桃西街繁忙街角上的一幢二层楼房里安顿了下来,他们家位于密尔沃基最大的德裔居民区的中心地带。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子都很整洁,并都有一个用围栏围着的经过整修了的园圃,所以这个区域早年就以“花园城”著称。东面和南面靠近密歇根湖,聚集着波兰、爱尔兰和意大利社区,但从十一大道到西大道,穿过中央街、胡桃街和栗子街以及格兰大道,却有着一个占据密尔沃基市较大区域的德国化城市。

莉莲很快就在附近一所天主教女校的一年级就读,而爱德华则和家人住在一起,每天搭街车去匹奥努学院上学并继续他的艺术课程,现在他所有的创作都是原创了,因为他吸取了过去总是模仿别人作品的教训。他在艺术课堂上的依样画葫芦行为最终迫使他更加努力地去创新,从羞愧、骄傲和惧怕探索到惊奇和释然,他发现自己其实能够画得很好。他越来越喜欢创作,也很有创造的天赋,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刨根问底的求知欲和对科学的好奇心。

随着儿女们安置妥当,玛丽现在可以投身于自己的工作。像在汉考克一样,她马上在自家的一楼开设了一家女帽店,而把一家人舒适地安置在楼上。从第一个星期开始,她的女帽店就顾客盈门,而约翰·彼得也在附近一家商店找了份职员工作。斯泰肯一家工作更卖力,条件也比以前舒适了很多,也更有成就感。在这个相对复杂的城市,建筑、食品、语言和文化好像都和老家欧洲差不多,但他们却找到了一个与他们有着相同梦想的美国社群。密歇根湖清澈的湖水似乎特别为一个丰富和随处可及的文化生活添置了氛围,交响乐、讲座和戏剧频频上演,城里